

陈劲草 著

散文集·回到草中间

回到草中间

春而题



草回到草中间

回到有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草中间

回到可以做药

可以喂牛，当柴烧的草中间

回到被人保护

又遭人铲除的草中间

草一年只活一次

草永远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在外面混得久了

草回到草中间，挤挤身子

在草丛中扎下根来

谁也分不清这棵草是哪颗草

只有对着草丛喊

小草 小草……

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

CHINA CULTURE ART PUBLISHING HOUSE

回到
羊
中
間

春
幼

草



散文集

陈劲草 著



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

CHINA CULTURE ART PUBLISHING HOUSE

小羊具有孝心

有超常的适应能力

也能获得永恒永生

与天地共存



序言

一些平常事

雅 巷

劲草又要出书了。她说，姐，帮我友情个序呗。自2006年她出版文集《听秋天喊我的名字》，至今不过2年多的时间，她居然又写出这么多的文字来，可见她的用心。作为多年好友，我自然是欣喜的——一方面为她不菲的收获，一方面为她对我的信任。

我与劲草的相识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从不谙世事的毛孩子到过了不惑之年，我们亲见了彼此的成长。虽然不过偶尔相聚，但心灵默契总抵许多人的朝夕相处。这些年来，我一直欣赏劲草的，是她的侠气和智慧。一介小女子，能够无视外物，直面内心，敢说想说之话，敢笑想笑之人，这种胆量委实了得。也许这是得益于智慧的，因为她有不拘世俗、举重若轻的能力。

可是，当这些文稿铺展在我面前细细读来时，我发现了劲草为我不知的另一面。细腻，脆弱，柔情——让人心动也心痛的笔触，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的才情女子。我想，一定是我的视线有所偏差，让我忽略了她原本的襟怀，忽略了在调侃的语气背后，无限的爱与深切的痛。

对故园的留恋，对亲人的追思，对友情的珍重，甚至对一草一木、一石一鸟的倾情，无不弥漫着人间的至情至爱。她追溯祖先建立的陈家园，那是她和她的族人生存延续的地方，小小村落，承载了陈家祖辈的欢乐忧伤。奶奶，二爹，春妹姐，老沛……一个个人物在她的笔下鲜活了，生动了，那些个日子让她重温了童年，也无疑牵引着更多人回想历史，关注尘世，思考生命。“村庄的历史比较短——明末清初至今也不过三四百年，现在大约一百多户人家。不过我们村比较纯粹，百分之九十以上姓陈，他们都由这样的—个姓陈的祖先缔造出来的。没有疑问，也不会有疑问。”这种爱，多么纯粹，多么自然，多么不加掩饰。

对于如今生活的抚宁小城，劲草的情感一如故园。它的历史，它的今天，以及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她打量着，感动着，祝福着，也悲哀着。甚至大侠、舞仙、流浪兄弟这样不合常态的人，都能让她挖掘出人性中的亮点并生敬意。劲草的爱，不关世俗，没有偏颇，并且常常超乎表象，直指人心。而从本质上，这种独有的思索与她痛快淋漓的调侃并无二致——特立独行的内外融合而已。

我从不知道劲草也有小女人的心性。停电的夜晚，没水的日子，冬天将来的季节，来访的昆虫，窗下的菊花，都让她的心思凌乱着，凌乱到不着边际，凌乱到让读的人沉重或忍俊不禁。她反观自己，时有所悟，时有所愧，时有所痛。

她说，或许一头猪可以成为我——一位诗人一位作家，只是我无法使自己成为一头幸福的猪，所以那些无常的郁闷痛苦就成了我的家常便饭，无有穷尽、循环不已，直到生命終了——我也无法成为一头幸福的猪，我无法成为一头幸福的猪。——劲草的痛苦，无人替代，只有自承。

她说，好好珍惜这稀有难逢的缘分，爱一个人，过一生。将人生删繁就简，屏弃杂芜的诱惑，一心一意的跟一个人天长地久。——劲草的幸福，传递开来，璀璨成花。

她说，我无法改变生活中的不幸和不如意，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面对诸多困惑，我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笑坚定地告诉我：我相信我就是自己的神，我塑造了我自己的形象，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意志改变这种塑造。我相信这一点，而且很固执。——劲草的豁达，予人鼓舞，激发昂扬。

我从不知道劲草也会迷失了自己。在思念中，在游戏里，在不知所踪的梦境，她自顾自地寻找。瞬间惘然与惊惶中，一些东西正在远去，一些东西正在走来。说它是症候也好，说它是深沉也罢，能够直视并记录，必然是件需要勇气的事。在劲草的文字中，有些东西我自忖读透了，其实肯定没有。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一个人平平常常走在路上——就像散文。散文最终只是写一点感觉、一点情境、一点滋味罢了。不错，劲草所写的，恰是平常生活中最值得写下来的东西，没有刻意，更没有“绞尽脑汁”。淡然的叙写中，暧昧与明晰同在，美丽与丑陋共存。

在这个没有月华的夜晚，我听到来自劲草心底的呼声：感谢上苍，感谢一切可以感谢的神明，让我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秋季，偎着回忆，感知季节的悸动——只听，秋天喊我的名字。

是的，因为有爱，我们不会孤独终了。

2008年冬月于庸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到草中间/陈劲草著 北京: 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988-97010-1-7

I. 回... II. 陈...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IV. 2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67468号

作者: 陈劲草

书名: 回到草中间

出版发行: 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国贸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0号紫荆
豪庭1座10A)

印刷: 北京皇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32开

字数: 150千字

印张: 5

印数: 1-2000

版次: 2008年12月1日第一版

印次: 2008年12月1日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988-97010-1-7

定价: 28.00元

第一辑 回到草中间

草回到草中间
回到有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草中间
回到可以做药
可以喂牛 当柴烧的草中间
回到被人保护
又遭人铲除的草中间
草一年只活一次
草永远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在外面混得久了
草回到草中间 挤挤身子
在草丛中扎下根来
谁也分不清这棵草是哪颗草
只有对着草丛喊
小草 小草……

目 录

- 01 一个村庄
- 12 小城记忆
- 23 秋天来了【外三篇】
- 31 听说冬欲来
- 36 想起母亲【外一篇】
- 41 丢失了的心灵
- 45 人·物小语
- 57 归巢
- 65 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 68 现在的我
- 71 我在诗经里徘徊
- 75 我在六楼的阳台上看风景
- 78 我在“盛世欢歌”【外两篇】
- 82 藏在老桌子里的·我的旧事
- 87 我无法成为一头幸福的猪
- 88 突然的自我
- 93 听秋天喊我的名字
- 94 在来生，我不再是……
- 97 我的芥子园
- 101 昆虫来访
- 104 三棵菊
- 107 猫侄女儿
- 111 骑驴
- 113 养狗小记
- 115 麻雀·母亲及我的碎语
- 119 蛾【外三篇】
- 124 悄然绽放的二十六朵兰花

第四辑：我为我心

- 129 雪恰恰是在这时候飘然而至【外两篇】
132 不是谈葫芦丝
135 一个人的时候【外两篇】
138 一个人的终点
140 身体睡过去的时候【外两篇】
143 一些感觉的碎屑【外一篇】
147 那些瞬间的灿烂的漫游的
150 醉酒片段精选
152 女人的遗憾
155 岁末症候【外一篇】
159 青丝
162 不亦乐乎
165 即兴日记
181 秋日私语
183 黄草唱【外两篇】
185 2007年8月27日。迎宾路上
187 2007年9月7日。后窗【外一篇】
192 风吹过【外二篇】
197 一种闲愁
200 被剪辑的山野
204 初夏笔记
209 夏天里的生活片段
212 趁着夜色出发
216 山中札记
219 怀念左旗
223 多年以后

第五辑：我的随想

一个村庄

一个村庄。

他开始在哪里？祖先离开了他的原处，可能前方没有任何目标。他在一条路上走着走着就停了下来。或许他看到了眼前一片可以由着自己耕种的土地，或许在脚步实在迈不动的时候正巧也没有路可走了。在他停下来时，一个未来的村庄就这样并非刻意地诞生了。

草木葱郁，四周荒芜着罕有人烟的痕迹。祖先倚着一棵树，注视着手里那把从原处带出来的锄头。然后，荒原一片片地消失，新垦出的田地散发出处女般纯粹的气息。祖先把蔬菜的种子播进土地，这片土地就成了菜园子。虽然祖先的面目是永远模糊的，但祖先的后人都牢牢记住了祖先姓陈，这片菜园儿是老陈家的。

从此，这里就有了一座名叫陈家园的村庄。我就出生在这里。

我们村的历史比较短——明末清初至今也不过三四百年，现在大约一百多户人家。不过村庄比较纯粹，百分之九十以上姓陈，他们都由这样的—一个姓陈的祖先缔造出来的。没有疑问，也不会有疑问。

一、下地干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小村庄冬天的早晨静得像一片梦。

太阳高得晚，鸡叫得也晚。不是鸡叫得晚，是晚睡的人不愿醒来。这不，我奶家的公鸡还没叫，生产队长老沛就在铛铛铛的钟声中扯着嗓子喊起来：“社员同志们，天亮了，下地干活啦……”

这时候，炕西头传来窸窣的声音，是二爹摸着黑边穿衣服边小声怨骂道：“驴玩意儿叫唤啥！连个好觉都不让人睡！春妹呀起来吧……”

春妹是我堂姐，也叫桂云。二爹没有儿子，大闺女六岁得白血病夭折后，二妈也得病去世了，因此二爹就带着这么一个从小没娘的闺女跟我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的爷爷、奶奶、二爹、姑姑们，对春妹姐格外疼爱一些，溺爱一些，她有什么要求，都尽量满足，因此，我姐五、六岁上就跟我奶学会了抽汗烟袋，后来自己做主找了对门儿的汉子来作倒插门女婿，独自咀嚼着婚姻的甘与苦。再后来，这个我叫姐夫的男人宿命般地死在老家的后山坡上。

在农村没有儿子就没有好劳力，女孩儿也得当男孩儿使唤。春妹姐在被窝里打了个哈欠就算答应了，很快就下地梳好她那两根又黑又粗的麻花辫儿。奶奶照例是在被窝里边咳嗽边吧嗒她的大烟袋，然后在炕沿儿上磕打几下，先披上大襟儿袄，再穿上袜子，绑上绑腿，给我掖掖被角，就颠着小脚下炕了。奶奶下炕的当会儿，当院儿的大门吱扭响了一下，二爹和姐已经扛着农具消失在夜幕里了。

我还在被窝里搂着大花猫睡懒觉呢。我只有五岁，还小，不用下地干活，锄地没有锄头高，间苗分不清苗和草，掰苞米掰一棒丢一棒，还不如在家帮我奶哄个拱出猪圈门子的猪，撵上个饭橱子的鸡，拉拉风箱喂喂狗什么的。

奶奶起来了，灶塘的火也起了。那时候我不懂浪漫，不知道农村清晨的炊烟会营造出什么样的景象。是很多年之

后，已经长大成人并与文学结缘的我，曾突然想起看看农村晨曦里的炊烟，才发现那炊烟的弥漫竟然是那么的美妙——像传说中的仙界。

那时的饭菜几乎天天是白薯熬咸菜，连丝儿粉都没有，更别提一片肉了。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还没有过年呢，奶奶已经派我去隔壁驴头家借过几回粮了。去年是这样，今年是这样，年年都如此。天天敲钟下地干活儿，粮食囤里的那点粮食填饱肚皮还不够，那干出来的活儿呢？那猪圈里的肥猪肉呢？真不明白！我摇了摇头，大黄狗也摇了摇头，也不明白。

还不如早饭后伸着我奶后袄襟儿从村西到村东的闲逛，这样总能得到谁家的大姨大舅爷的一把瓜子或白薯干儿。我乐了，奶奶家的大黄狗也乐得晃尾巴，趁我奶东家长西家短跟人家唠嗑的空儿，它指定跟大舅爷家的黑妮儿约会去了。

就这样过了许多年。记不清从什么时候，那口大钟不再响了。最后一次敲钟时是村民在大队部集合宣布分土地到各户。我想那时生产队长老沛的心里肯定是痛苦的，因为我看见他不停地抽着老汗烟，眼屎让眼泪稀释得流出眼角。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的同时，也宣布了他自己权利的终结。

多年以后，我在老家的土路上看到了老沛，披着外套佝偻着身子在墙根晒太阳，两只袖管一只穿着一只耷拉着，他的眼神迷茫而又沧桑。当年因与他有染，所以经常被派轻巧活儿的姑娘媳妇们仿佛不认识一样从他身边飘过。

一阵又一阵的风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这些无形的不速之客，他们究竟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呢？

二、盗花生

等我七岁了，就不吃闲饭了，我会和姐姐去盗花生。

盗花生不是去偷花生。生产队看仓库的老倔头耳朵比我家的大黄狗还尖，拴在裤腰上的钥匙连他老婆鲁美英都甭想

摸着，我们可不想挨他的大巴掌。

我们的盗花生是在生产队的花生地大片收过之后。这时土地里还尚存有零落的花生，如果不及时挖出收拣干净，不是耗子嗑就是烂在土里。即使这样，也不允许我们去挖，因为土地是集体的，土地上的土地下的一切作物都是集体的，那时候叫做颗粒归仓。

月亮还在陈家园我奶奶家屋后边的那棵槐树枝杈上挂着，我姐就把我捅咕醒了。我这个不愿意呀，搂着大花猫呼噜呼噜睡觉多暖和呀！咪咪后半夜巡游回来才钻进我的被窝，我还没稀罕够哪！奶对我姐说：“别让劲草去了。”我姐说：“你别管了，猪又闹哄了，你温泪水吧。”我和姐挎着篮子拿着小锄出门时大黄狗要跟着，我一脚把它给踹了回去：“我们是去干正经事，你跟着干吗？”

那时的路，在我们脚下，简直就不是路。脚步一高一低地走在九月的乡间土路上，无边无际的黑，无穷无尽的广阔。地边一排杨树，像给夜色的墨痕中加道粗糙的重墨。只有空气无比的清新和甜香。

那天还有些冷，那个月亮也是冷的，一定是那晚的风吹的，把月亮都吹冻了。我有些怕黑，怕土地上经常窜出来的野耗子和四脚蛇，以及从草丛中蹦出来的绿蚂蚱，这些我都害怕。想着想着，我就想撒尿，好像越是害怕越是冷，越容易想撒尿。我放下篮子到临界河滩上撒尿，变撒边哼着没有调的歌。说实在的，哼的是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只是在空无一人的河滩听听自己的声音，给自己壮胆。月光洒下来，让我一激灵，提掇裤子就跑。我的妈呀！这里还有堆新坟，那里躺着前天刚喝农药死的下街傻柱头。大前天我在奶家门口的石台阶上看蚂蚁搬家时，他看见我还冲我傻笑呢，吓得我跑进了大门上了两道门插棍儿。咳！今天他就在地下笑了。

像事先约好似的，我们生产一队的妇女和孩子们早就在地里忙乎上了，手利落的已经盗小半篮子了。“快点儿！快

点儿！”姐又催我。一队队长的老婆鲜儿和小儿子也来了。鲜儿小声告诉我姐，他们当家的去公社开会了，就是知道我们盗花生也不会管，谁让咱是老陈一大家子的呢……他们说的话让我听见了，我就想，瞎！管啥呀！你们家老大结婚还是我二爹给写的喜联呢！

盗花生我没啥积极性，我的体内天生就没有酝酿过劳动的热情。再说，劳动的成果比如花生，我奶奶拉懒豆腐时剩下的也舍不得给我吃，都给我弟弟劲松留着。差哪儿了？论模样我比劲松俊，论嘴我比劲松甜，就差我是小丫头？孙子是命根子啊！那我也不计较，我偷偷到油坊老五家去捡。油坊老五不骂我，他家的鼻涕虫小五巴结我，鼻涕虫就鼻涕虫吧，我不嫌，因为他们家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花生实在让我眼馋。

天亮了，清晨的阳光把远近的树木镀得恍如梦中。篮子里的花生多了起来，心里的骄傲也溢满了。回来的路上我沉浸在收获后的快乐中，挎着篮子哼着歌儿在乡间路上蹦跳着。路过那片苞米地时，姐非得掰几棒豁牙露齿没长成的苞米往我的篮子里塞，上面还用玉米叶子盖上做掩护。我不肯，姐就没好气地瞪我推搡我，拧不过她，我就屈服了。咳！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做贼，那一年我七岁。

三、斗地主

我姥爷叫陈明复，是我们村的地主，小时候我一直这样认为。

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他的正确身份是地主子女，姥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姥爷才是地主。

其实我姥爷识文断字，书生气质，模样端正，人老实懦弱，在村里人缘儿特别好。

我琢磨不透，姥爷家有地，为什么西屋的粮食囤子怎么空得连耗子都不去？他也没像电影里的地主老财那样戴个瓜

皮帽整天算变天帐啊！那时候我不知道所谓的成份像财产一样可以继承，也必须继承。凭我的小心眼儿也只能猜测：可能是他的名字起的不好。你看，明复明复，不是明摆着复辟吗？贫下中农的眼睛可不揉沙子的。

说这话时，姥爷在陈家园后山坡冰凉的山地里听不到了。即使听到了，他也不会怪我。小时候，我参加过村里批斗他的大会，他都不曾骂我，还让我姥给我烙葱花饼吃呢。

吃完晚饭，我姐边收拾碗盆家伙边说：“今晚批斗陈明复。”说完她挑起单凤眼故意瞅了我一眼。那意思是批斗你姥爷，你不去吗？我虽然不理解“批斗”是啥意思，但我看姐幸灾乐祸的表情，就知道肯定不是夸奖表扬一类的好事。我赶紧溜下炕，钻进茅房就不想出来。就在我假装蹲着拉屎闻猪圈的臭味儿时，还是被姐识破诡计，把我强行提溜到大队部参加了批斗会。

大队部的灯光尽管昏暗，那时的我没有近视，人们脸上的皱纹我还是能看得清清楚楚，这些被生活折磨的痕迹一下子就看得透透的。我的乡亲们，我敬爱的乡亲们，我的从小熟稔、抱过我、哺育过我、看我长大的乡亲们，你们缘何像被骗了钱的愚蠢家伙们一样，从炕上跳到地下，又从地下跳到炕上，亢奋着呼着“打倒！打倒”的口号？愤怒地举着拳头，交换着暧昧诡异的眼神……姥爷戴着高帽在炕中央猫着腰，我看不到他的脸，也不敢看他的脸。在大人们激烈地进行着属于他们的斗争的时候，我的心被忧伤与害怕充斥着，我想逃遁。二爹拽着我的胳膊让我举起来喊口号，我打着嘟噜不举胳膊，手在大衣里攥着就是不往外伸，还狠狠地咬了二爹的手一口……我是他最疼爱的外孙女，怎么能打倒姥爷——我最亲的亲人呢？也许那是我平生立场最坚定的一次吧。

那以后，村里记工分时，给我舅舅姨们总是记最低的分，尽管他们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儿。那以后，我老舅的红领巾总被坏小子们撕烂，让他靠在墙角反省，尽管老舅在村

里的小学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那以后，爸爸在城里上班，我和妈妈在家里时总会有人往窗户里扔石头沙子，骂我的名字是反对“三红”。那以后，我二爹动不动就拿着斧子踹门进屋劈我们家的板柜砸我家的水缸，因为我妈的地主成份涂黑了我爸一大家子纯洁的贫农内涵。那以后，姥爷更加沉默寡言，经常抽着烟，一个下午陷入一种沉思的姿势。姥姥则更加絮叨，连睡觉做梦都在抽泣。

我盗花生的那片沙地旁边就是规模不大的林场，这片林场是我爸爸年轻时在村里当团支部书记时带领共青团们培育的。我的姥爷和爷爷一起在这片林场拾过柴，在河沟里网过鱼，在树下抽过烟，这是他们每天要做的功课。现在这片地还在吗？我不记得了。每次过年回去，只看到那个方向盖满了房子，亲人们像那排排杨树一样倒下了，消失了……姥爷活到九十岁，在村里是最长寿的。而那些曾经陷害批斗践踏过他的缺德鬼们（我妈的话）或死或伤或败落或断了后，下场都不好。

村庄不原谅罪恶，不原谅。

老天自有安排，我们笃信这一说法。

至于我的二爹，一辈子在追悔中度过，我妈一辈子都没有原谅他。至死，我妈都没有去看他一眼。

四、洗浴

我们搬到城里住后，妈妈不喜欢我和弟弟再去奶奶家。

在村里住时，爸爸在城里上班。他不在家的日子，就因为妈妈的“地主子女”身份，村子里有些人歧视欺负我们。这时，妈妈在她的婆家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和照顾，她的婆家人反而与村里人一道歧视这个三儿媳——也就是我的妈妈。这些，让她伤透了心。我妈天性倔强、要强、爱憎分明，有时候近乎于认死理儿。因此，她不愿意自己的儿女回到曾经让她绝望和伤心的地方。这些，都是我长大后才弄明